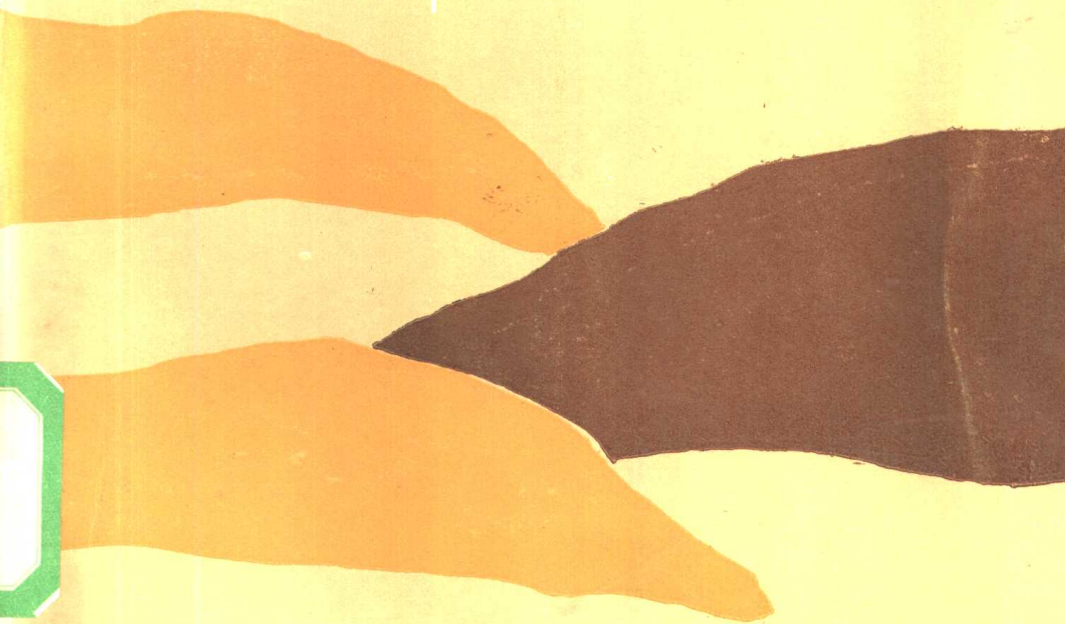


敦煌

〔日〕井上靖 著 龚益善 译



敦 煌

〔日〕井上靖 著

龚益善 译

新 华 出 版 社

根据昭和五十五年(一九八〇年)三月新潮社版译

教 煌

〔日〕井上靖 著
龚益善 译

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875印张 插页2张 136,000字
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重庆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700册

统一书号：10203·193 定价：1.25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16
第 三 章	37
第 四 章	59
第 五 章	87
第 六 章	113
第 七 章	124
第 八 章	142
第 九 章	162
第 十 章	174
第 十 一 章	200
跋	212

第一章

宋仁宗天圣四年(西历一〇二六年)春天,赵行德进京赶考,由湖南老家来到了都城开封。

那时候的社会,是所谓官吏万能的时代。朝廷为防范武人作乱,采取了重用文官的方针。从宋太祖、经宋太宗,直到宋仁宗,都始终如此、毫无改变,甚至各处军事要职,也都委派文官担任。于是,学而优则仕,就成了一切指望做官的人赖以进身的共同道路。一旦科考榜上有名,便是仕途发迹之始。

早在仁宗前朝,真宗天子就曾亲制劝学诗晓谕天下,指出读书应考,是乃富贵捷径。那诗中说道:发家莫把良田赎,书中自有千钟粟;安居毋庸起高堂,书中自有黄金屋,出门莫愁无仆从,书中车马多如簇;娶妻莫怨无良媒,书中自有颜如玉;男儿欲遂平生志,窗前勤把六经读。

那时代,倘能文章中式,进士及第,便什么高官都可以做得,就连入阁拜相,也都不是没有希望的。只要榜上有名,即使成绩不佳,也还可以弄个州、县通判之类的官儿做做。正

如真宗天子诗中所说，黄金也罢，美人也罢，总而言之，读书可以得到一切。

赵行德上京应试的这年，各地来京师赶考的举子，多达三万三千八百人。这些举子，有老有少。把个京师三街六巷，到处都挤得满满的。可是，按规定，这么多举子当中，只能选录五百人。赵行德旅居京城，寄寓在西华门附近一个同乡熟人家里。由春天到初夏，赵行德已经通过了礼部主试的帖经^①、杂文、时务策五道^②以及诗赋等项考试，并且各科都已取得优异成绩。

初夏的阳光，透过道旁的榆树枝叶，投射在京城大街上。天气渐渐变得炎热起来了。一天，赵行德接到在吏部参加身、言、书、判考试的通知。所谓身、言、书、判考试，就是选拔体貌丰伟，言辞辩正，书法遒劲，文理畅达的才干之士。如果这些考试都能中式，那么，全部考试就只剩金殿廷对，即所谓殿试一项了。殿试第一名称状元，第二名称榜眼，第三名称探花。按那时规矩，这头三名成绩优秀的固不用说，而且，凡考中进士的人，都将因此而决定他们一生的光辉前程。

赵行德从未想过，这些举子当中，还有谁能超过他的学问。事实上，他倒也的确可以那样自负。他出身书香门第，

① 帖经——唐代科举进士、明经科都有帖经的考试。

② 时务策——论时务的对策。唐代科举考试，凡明经，先试帖文，然后口试经义，答时务策三道；凡进士，试时务策五道，帖一大经，经策全通者为甲第。——译者

自幼勤奋好学。直到三十二岁这年，可以说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书本。在这以前，他不知应过多少次考，可不管哪一次，对于他赵行德来说，都无不易如反掌。每次应试，成千论百的竞争对手，就象过筛子一样，一个个都被淘汰了，而唯有他赵行德，既来应试，那就不可能设想他会名落孙山。

这天，赵行德来到指定考场。这儿是尚书省一处院落。里面一座花厅，四周绕有回廊。举子们都聚集在这里等候传呼。

举子们要由传呼官一个一个地按号传呼、然后由他们领着、经过长廊，进入考场。花厅四周摆了许多椅子；院子里还有几棵老槐。在这里等候叫号的举子，都各随己便；有的在椅子上休息，有的在槐树下散步。

阵阵清风，不断掠过干燥的空气。赵行德的号儿总也没有叫到。他坐在角落里一棵大槐树下，烦躁地挨着那漫长而无聊的时光。不想在树下这么坐着、坐着，便微微地发起睏来。他闭上眼睛、抱起胳膊，略略仰面朝天，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。起先还不时地听见传呼人名，可是，不一会儿，那声音便在赵行德耳中慢慢地变得遥远而听不真切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赵行德已经沉沉熟睡。梦中，他被领到了天子驾前，领到了考场里。考场两旁，并排一溜坐了许多身着朱衣紫绶的高官显宦。中间放着一把椅子。赵行德堂而皇之地走过去，在那椅子上坐了下来。这时，赵行德看见，在他前面相距一间屋远的地方，高出一个台阶来，上边挂着一幅薄薄的帷幕。

“何亮的安边策你以为如何?”

帷幕后边有人向行德发问，而且，这声音竟是意想不到的粗重。所谓何亮的安边策，那是在距今三十年的至道三年、亦即西历九九七年，当时永兴军通判何亮，在视察灵州屯田时上奏当朝天子真宗皇帝的安边建议书。那时，正是西夏寇犯宋朝西陲、朝廷苦于无法对付的时期。早在太祖晚年，宋朝还刚刚建立不久，西夏问题就已成宋朝一大忧患。到何亮视察灵州时，边境情况就更加紧张，并且，从那时直到现在，西夏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。

西夏，是党项族所建立的一个小国。党项族属藏族血统。很早以来，他们就盘踞在五凉东部地区。五凉是所谓夷夏杂居的地方。这里除党项族以外，还有包括吐蕃、回鹘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。其中有些民族，虽然也建立了自己的王国，但自宋太祖在位以来，惟有西夏一族日趋强大。它不仅压迫其他民族，而且还屡次侵犯中国西部疆域。西夏，往往表面上装作臣服宋朝，而实际上却又接受多年与中国为敌的契丹国的册封。西夏这种叛服无常的态度，正是宋朝历代忧患的根源所在。与五凉接邻的灵武地区，几乎年年遭受西夏马队的骚扰。在何亮上奏安边策的前一年，这种骚扰，甚至闹到朝廷要放弃灵武的地步。

何亮在其安边策中，将以前的所有西夏对策分为三类。在严格研讨之后，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对策的缺点，并因其不可取而全都否定了。何亮所批驳的三类对策，即放弃灵武、兴师征伐、姑息羁縻这三种主张。放弃灵武，则西夏疆

土愈益广大，将有造成西夏与西域各民族互相联合的后患，而且，会有得不到五凉东部所产马匹的可能。兴师征伐，则在边兵不足，粮饷匮乏的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；如果只用少数兵力，则恐敌人断我粮道；若大动干戈，则又势必困扰百姓。至于姑息羁縻，也许可以获得暂时和平。然而，西夏人性如豺狼，他们必将吞并分散于五凉地区的一些其他民族，从而构成中国的无穷后患。现在，西夏正巴不得宋朝采取这样的政策。

最后，何亮奏明自己的主张。他认为最切合实际的对策，是在西夏侵犯我西部边境时用作前进基地的水草地带筑一城池，以待西夏前来侵犯、就地出击。以往和西夏交战之所以不能取胜，原因就在于从未与敌人主力决战，而是在无边沙漠里进行追击，致使白白消耗兵力，徒劳无功。如果在前沿筑城，那么，一旦敌人挑起战争，便不难就地消灭。等西夏不兴兵滋事就再筑一城。有了两座城，便可一城、一塞，守望相助。维持一座孤城，耗费巨大；然而，有了两座城，便可使贫民于附近屯田养兵。然后选一良将担任守备，更可逐渐施以恩信，招抚夷族。

“——可是，当时没有采纳何亮的意见，而是用了何亮所不赞成的姑息羁縻政策，致使边境问题，至今不能解决。这是何等愚蠢！看看今天的西部边境，遗憾的是，那里的一切，不幸都为何亮说中了！”

赵行德一边支持何亮的安边策，一边觉出自己的声音，不知什么时候竟由于激昂而发起颤来。这时，只听见周围，有

人推倒了椅子，有人拍打着桌子，恨声和骂声，沸沸扬扬，搅成一片。但是，他的话才说了一半，他必须坚持把话讲完。因此，他又继续说道：

“现在，西夏正在征服它周围的戎、夷诸敌，它的势力正在日益强大。西夏终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大患。宋朝要防范西夏，就必须常备八十万大军。而维持这八十万人马的军费将是何等浩繁！同时，军马产地落入敌人手里，我们会陷入连马匹也无从补给的困境。”

赵行德见天子居室外的帷幕一下子被拉开了，接着，又见很多人朝他冲了过来。他想站起来，可是，不知什么东西绊住了他的脚，他朝前跌了下去。

赵行德一下子从梦中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跌倒在地上。他赶紧抬起身来。向四周看了看，只见烈日当空，照着空荡荡的院子。院子角落里有一个身着官服的吏员，正用蔑视的眼光瞧着他。赵行德站起来，掸了掸身上的尘土。花厅里方才那么多的举子，现在连个人影儿也没有了。

“考试——”

赵行德嘟哝着、不禁说出声来。那穿官服的人藐视地瞪眼看着行德，一言不答。行德知道方才是他睡着了。当他梦见在金銮殿回答天子策问的时候，竟自放弃了如此紧要的考试。也许曾经叫过他的名字，可是，当时他全然睡着了，什么也没有听到。

赵行德朝出口处走去。出了尚书省，便是行人稀少、环境幽静的官衙街。行德走过官衙街，继续穿街过巷、失魂落

魄似地往前走去。什么金榜题名、琼林御宴，什么白衣公卿、平步青云，一切荣耀，如今都化作一场清梦了。

赵行德心头忽然想起孟郊一首七言绝句：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……，这是孟郊五十岁那年得报进士及第时的咏怀之作。而在眼前的赵行德周围，并没有长安牡丹，只有炎夏烈日，紧紧地裹着他那被绝望压垮了的身躯。行德感到为难的是，进士考试，必须再过三年才有一科。他在街上不停地走了又走，似乎只有走路才能支撑住他。不知不觉，他来到了城外一处闹市。薄暮中，一条狭窄的小街上，挤满许多衣衫污秽的男男女女。街道两旁，大部分都是吃食店，有卖焖鸡、嫩鸭的，也有卖烧猪烤羊的。各式店铺，鳞次栉比。糊油味和汗水、尘土混在一起，发出一股股呛人的怪味。此时，赵行德也感到肚子饿了。他从早晨到现在，还什么都没有吃哩。

不知在拐过第几条巷口时，行德看见前面黑压压地围着一群人，乱糟糟地把个小巷堵得水泄不通。那里已经完全过不去人了。行德从围观的人墙背后往圈子中间窥视。

第一眼便看到里面有个木箱，木箱上放着一块厚厚的木板，木板上躺着一个女人。只看得见她裸着的下半身。行德又将身子往人墙中挤了挤，这才从人们肩膀上面看到了那女人的上半身。她躺在那里，身上被抓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。一看便知，她不是汉人。皮肤并不很白，可是长得很丰满，有着行德从未见过的艳丽。她仰面躺着，脸上显出高高的颧骨、细细的下颌。那黑黑的眼睛、有几分往里眈眈。

行德又将身子往前挤了挤。就在紧靠那女人躺着的地方，站着个打赤膊的大汉。他手上拿着一把大刀，瞪眼瞧着围观的人群。那长相，一看就觉着十分凶恶。

“喂，来买哟！来买哟！要哪儿给哪儿，随便买咧！”

那大汉朝围观的人群一边吆喝、一边怒目环视。这时，围观的人群只稍稍发出一点噉噉喳喳的声音，他们的眼睛却仍然一动不动地瞧着那等人来买的稀奇货物。

“怎么着？诸位！净是些软骨头！这东西没有人想买呀？！”

大汉又大声叫嚷起来。可是，周围的人都一声不响。这时，行德挤出人墙，向前问道：

“这个女人到底怎么的啦？”

没等问完，那拿刀大汉的两只眼睛却锥子似地盯着行德，说道：

“这个贱货是西夏女人。她跟别人的丈夫睡觉，还想谋杀人家老婆，是个天生的坏女人。现在，我要宰了她零卖！你们想买，要哪儿都成，耳朵、鼻子、奶头、大腿，哪儿都卖。价钱跟猪肉一样。”

这个大汉也不是汉人。他的眼睛有点发蓝，胸口露着闪亮的黄毛。在那褐色、肥胖的肩膀上，刺着奇形怪状的、不知是什么符文构成的纹身。

“这女人答应吗？”

行德这么一问，那大汉还没来得及答话，想不到躺在木板上的女人却开口道：

“答应。”

语气虽然十分粗暴，可那声音却十分高亢、响亮。一见那女人开口说话，围观的人群又立即发出噤噤喳喳的声音。行德弄不清这个女人是真的认头了呢？还是愠气？

“原来是个没廉耻的东西！什么时候宰呀？我买不起也要买的！我要手指头！怎么样？我买手指头！”

那大汉立时拿起大刀。刚晃了晃，就听咔嚓一声，大刀朝木板上剁了下去。那女人既没有惊呼，也没有哼哼，只是下意识地冒出一声喊叫，同时将一只胳膊朝自己头部弯了过去。行德看见冒着鲜血，以为那只胳膊被剁掉了。那女人的手臂倒是没有剁掉，但是，左手两个手指尖儿已经没有了。

一阵骚动，围观的人聚得更多了。

“好吧，我买了！”

赵行德不由大喊了一声。

“我全买下来！”

“你全买？”

那大汉朝行德叮问了一句。就在这时，那躺在木板上、手上还滴着血的女人，忽地抬起半个身子，将那充血的、涨红了的脸朝行德那边转了过去。

“全卖给你？对不起，大家还不答应咧！要他们错过看西夏女人的机会那怎么行呢？要买，还是买零碎儿的吧！”

说完，她又仰面朝天躺了下去。这个女人的话是什么意思？行德稍加思索，知道他的态度被这个女人误解了。于是

对那女人道：

“不，我买是买，可是，我一点也不难为你。从这大汉手里买下来就放你走，你去什么地方都可以。”

行德这样解释。接着就去和大汉交涉买人的事。钱要得并不多，一会儿就交涉好了。行德从怀里掏出钱来，按照大汉的要价，如数搁在木板上。然后对大汉道：

“把她放了吧！”

那大汉一把抓过钱，便用些听不懂的话对那女人胡喊乱叫，连声吆喝。那女人慢慢地、打木板上爬了起来。

围观的人被这意想不到的结果弄呆了。赵行德悄悄溜出茫然伫立的人群，随即离开那里朝小巷出口走去。大约走了半条街光景，后边有人叫住了他。行德回头一看，见是那女人跑了来。她穿一身粗布胡服，受伤的手上包着破布。她走到行德身边，对行德说道：

“我可不要你的施舍。你把这个拿去罢！我身上除此以外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”

她边说边拿出一块小布片交给行德。大概由于流血过多，她的脸色显得很苍白。行德接过布片。打开一看，见那上面画了三行奇形怪状的东西，每行十个，好象是一种文字。

“这画的是什么？”

行德问。

“我也不认识。不过，我知道那上面写的是我的姓名和我的出生地。在伊尔加伊，没有这个可不行。这对我已经没

有用处了，就送给您吧。”

“伊尔加伊是什么？”

“你不知道伊尔加伊？伊尔加伊就是伊尔加伊，是珍珠之城的意思。就是西夏国都。”

那女子边说边闪动着那深深藏在眼窝里的黑黑的眼珠子。

“方才那大汉是什么人？”

赵行德又向她打听。

“是个回鹘人。这个恶棍！才不是东西哩！”

那女子说着，将布片留在行德手上，敏捷地挤进人群里去了。

赵行德又接着往前走。他边走、边想，觉得他自己好象和以前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。虽然还说不准是什么变化和怎样变化的，但是，他总觉得，他心目中的重要东西已经完全为另一种什么东西所取代了。赵行德认识到他先前着了魔似地要考进士，实在是极端的无聊之举。更觉得他方才为此而表现的绝望之态非常可笑。刚才他亲眼所见的事件却是与学问和书本背道而驰、毫不相干的。至少，凭他现有的知识是难以理解的。因此，它有一种强大的力量，足以从根本上动摇赵行德以前的思想、动摇赵行德对待人生的态度。

那年轻的西夏女子，当她躺在案板上时，想的是什么呢？有人要杀那女子，难道什么原因也没有吗？使那女子拒绝出卖其整个肉体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也是那种所谓的贞操观吗？还有那大汉杀人卖肉的思想，那女子被剁掉手指的惨

状，都远不是赵行德所能理解的。可是，那女子对此倒一点也不在乎。就在此时此刻，行德的心却完全被什么东西有力地揪住了。

这天夜里，行德回到住处，重又将那布片拿到灯下仔细观看。那上面就只有三十个字。象汉字的样子，可又不是汉字。他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字。难道这就是那女子的出生地——所谓西夏国的文字？赵行德这才知道西夏人还有只为西夏人通用的文字。

就在翻来覆去摆弄那块布片的时候，赵行德眼前浮现出他考进士时、考场上那位主考大人的面影。这位主考大人是个年已花甲的老人。看样子他是这一任的主考官。因此，肯定不是平常人物。只要听他短短几句谈吐，便不难想象他在典籍方面的高深造诣。行德想，对于这位老人，尽管只在考场上见过几次，并不完全了解，可是，说不定他能认识这奇怪文字也未可知。

第三天，赵行德打听得那老人是礼部官员，便到他衙门里去拜访。说来奇怪，这次应试给他带来的打击，他已不放在心上。行德第三次到衙门口去，那主考好不容易才答应见他。他来到老人面前，将那布片拿出来请求老人为他解读。老人凝视着布片，显出非常为难的样子，好半天没敢抬起头来。直到行德将这布片如何到得自己手里的经过原委，详细说了一遍，老人才将视线从布片上挪开，对行德说道：

“这种文字，我还从未见过。虽然我知道有契丹文字和回鹘文字，可是不知道西夏也有它自己的文字。如果他们新

造了文字，那恐怕也是最近不久的事。这是模仿汉字造的，没有什么用处。”

行德却答道：

“是的。不过，即使如此，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字，这也是很了不起的。将来，西夏一旦强大起来，那么，所有从西方传来的典籍就可以在西夏翻译成西夏文字。以前，凡经过西夏的文化，大都在西夏被阻塞住了。”

听行德这么说，老人沉默了一会才又说道：

“不过，这大概用不着担心。不可能设想西夏会成为那样的大国。”

“但是，它有了自己的文字。就这一点而言，西夏不就已经是大国了吗？”

“戎夷之邦，稍微增广一点领土，马上就想模仿别国、炫耀自己。西夏终究是戎夷之邦，并不是什么优秀民族。”

行德道：

“不然。我以为，西夏，可以肯定地说，是一个已经具备足以成为大国素质的民族。正如何亮所言，迟早它将成为中国的大患。”

他觉得自己说得很有把握。在尚书省院子里的那次梦中，他曾指出在朝人士的西夏对策的失败。行德觉得，他现在的話远比那时候充实。就连在街上看到的那个女子也都具备西夏必将强大的素质。她那连生命都在所不惜的了不起的沉着气度，其根源恐怕不仅仅来自她这个人的个人性格；正如她那阴沉的眼神一样，那一定是所有西夏人共有的民族之魂。